



Friend Books

sina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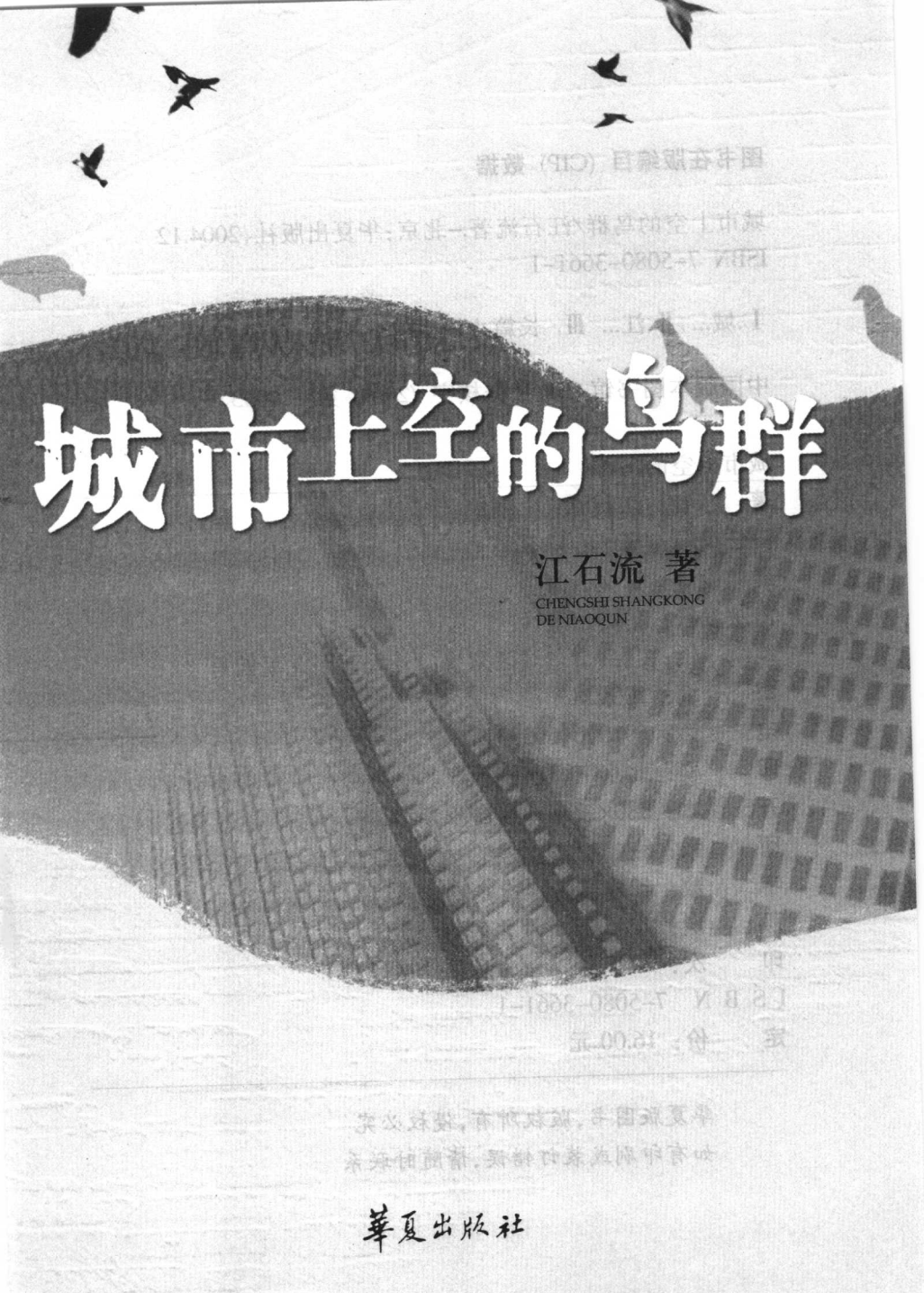
江石流 著

CHENGSHI SHANGKONG
DE NIAOQUN

城市上空的鸟群



华夏出版社



城市上空的鸟群

江石流 著

CHENGSHI SHANGKONG
DE NIAOQUN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上空的鸟群/江石流著.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12

ISBN 7-5080-3661-1

I.城... II.江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8833 号

城市上空的鸟群

著 者: 江石流

责任编辑: 梅子 陈默

装帧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宇海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2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 S B N 7-5080-3661-1

定 价: 16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请随时联系

自序

江石流

像大部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,我的生活风平浪静,波澜不惊,缺少故事应有的曲折和生动。大学毕业之后,我在城里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,很长时间以来,我误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而在心底里,却不时有一种东西在涌动,说具体一点就是有一种想喊叫的冲动。但是究竟想喊什么自己也不知道,我想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期的躁动。在年复一年的时光流转中,我的生命在流逝,而我的人生仍然一片苍凉。后来更多地接触到了顾城、海子他们的诗歌,还有崔健的摇滚和王小波的文字,在深刻的印象下,我才知道,原来人们想喊叫的冲动是由来已久的。

顾城说: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但是光明在哪里呢?真相又在哪里呢?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真相,社会呈现给我们更多的是某种说教的形象。这种说教的形象一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,它要么缺少吸引力,要么缺少说服力,显得非常可疑。还有我们的眼睛,总是容易被一些东西所蒙蔽,而更为严重的是,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。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我们习惯于迷失自己。

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生活没有目的，内心一片迷茫。有一段时期里，我就处在这种心态之中。在这种心态下，我开始了小说的写作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心里面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涌动，在翻滚，很张扬的样子。很多时候我的影子和主人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，我快乐地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杂种。我甚至不用刻意去想应该怎么表达，一些句子自动就跳了出来，例如：“我不是我父母亲的种”，“我是个杂种，我有病”，这样反叛、自恋式的语言贯穿了整篇小说。

虚构是另一种真实。我相信真实的力量，同时我也相信虚构的力量。在这个充满自传意味的小说文本中，我试图通过对几个叛逆少年的成长经历的描述，通过几个少年的视角，来反映存在于社会某个层面的东西。我虚构了刘西北、蝴蝶、铁头、王达、王小花还有疯子刘二那些人物，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恋爱和生活，和社会不断地发生冲突，毫不妥协。他们无所事事，在城里四处游荡，生活没有目标，就像我现在的的生活也缺少目标一样。

西安城的历史很悠久，本身充满传奇色彩，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理想的场所。而更有纪念意义的是，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青春和爱情。从这个方面说，这也是一本有关纪念的小说——纪念青春，纪念从前。

文本中还有很多的篇幅涉及到了“性”——不加修饰的

“性”。性,在我看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我只是把生活原生状态的东西忠实地记录下来,仅此而已。这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及主旨是一致的。

人总是要成长的,就像万物生长一样。事物成熟的过程,也就是妥协的过程。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,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,也许在人们看来这种代价是必需的。我一直试图以某一种方式,在真正成熟之前来与自己年少轻狂的少年时代作一个告别——也许这个告别的仪式是痛苦的。而现在我基本上达到了目的。

我认为我写出了生活的真实。

1

我不是我父母亲的种！这个念头产生得很是突然，让思想毫无防备，曾让我憋气了好一阵子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，阳光灿烂，我和蝴蝶到水上乐园去游泳。这个夏天很热，持续的热浪袭击了西安这个西部城市，连大街上的狗也温顺了许多，趴在地上不声不响。我们穿过燎火般的大街，满头大汗抵达水上乐园的时候，游泳池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，远远地看过去，绿幽幽的水面上露出一个个黑黑的人头来，感觉很是有趣。

我和蝴蝶穿着游泳衣，心情愉快地从更衣室里走出来。阳光灿烂无比，照在我们青春的胴体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。蝴蝶穿着一件蕾丝花边的黑色紧身泳衣，泳衣轻薄无比，紧紧地套在她初显丰满的身体上，白胳膊白腿露出来，胸部小巧玲珑的乳房像两只欲展翅高飞的小白鸽，透过薄薄的游泳衣隐约可见。她的皮肤很白，很细腻，在阳光下呈现出某种透明的质感，就像某种玲珑剔透的玻璃。

我们肩并肩快步走到泳池边，迫不及待地“咚”地一声跳入

水中,然后再慢慢浮上来。水从我们的头发上、脸上、脖子和胳膊上流下来。我们一边用手抹着脸上的水珠,一边摇晃着脑袋轻轻地甩动头发,些许水珠四处飞溅出去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闪闪发亮。

那天,我迷离的目光,在阳光下追逐着蝴蝶动人的身影。我们在水中不停地打闹,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,引得旁边的人不时朝我们看。在池里闹了一会儿,待全身凉快下来,我们就向那个与水滑道相连的高高的台子走去,台子上已经站满活蹦乱跳的年轻人,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,顺着长长的水滑管道呼啸着冲下来,像一发发高速运动的炮弹射入水中。在冲进水里的瞬间,身体剧烈地冲撞水面,水花飞溅。这样玩了好一会儿,我们才向一边的沙滩走去。

沙滩很小,沙子很细,在偌大的泳池旁边显得微不足道。在沙滩的边上长了几棵遮天蔽日的大树,好像是梧桐,也可能不是。夏天里茂盛的枝叶在游泳池的上空伸展开来,轻而易举地阻挡住了许多炙热的阳光。我们全身水淋淋地走过去,在沙滩一个人少的角落里并排躺下来,然后把肚皮轻轻地贴在沙子上,一边说话一边晒太阳。沙子的颗粒很细,皮肤挨到沙子上,感觉柔柔的,很舒服。

我们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,时不时有人从身边走过,在沙滩上留下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脚印。在我们前面稍远处的一个水池里,一个穿黑裤衩的男人在教一个穿红色泳衣的女人游泳。那女的显然是新手,男人用两只手托举着她的身体,让女人

的身体漂浮在水面上，女人的双手则不停地拍打着水面，水花飞溅开来。

我津津有味地朝着那对学游泳的男女看。正看得出神，蝴蝶伸出她的纤纤细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拧了一下，我马上把视线收回来，放大嗓门喊说：

“蝴蝶，你拧我干啥呢？”

蝴蝶哼了一声，有点不满地说：“你丫在看啥呢？”

我朝着那对正在学游泳的男女呶了呶嘴，说：“你看吧，水陆两用飞机，他们好玩着呢。”

她撇撇嘴，不屑地说：“有啥看头呀。”

我赔笑着说：“嗯，是没啥看头。”

她有点生气了，板着脸，好一阵都没有和我说话。我也没有和她说话，我想看看人家学游泳又不犯什么王法，这算什么事儿呢？

我感到郁闷得很。这时候她突然打破沉默，对着我喊：“西北，你知不知道你跟你家里人不一样？”

西北是我的名字。蝴蝶叫喊着我的名字口口声声说我跟家里人不一样，让我一下子摸不着头脑。我不知道她说的话是啥意思。我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她，迷惑不解地问：“啥地方不一样？”

她瞅了瞅我，说：“你和你家里人高矮反差太大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你爸是兵马俑，而你却像个山顶洞的北京人。”

我听了这话就有点不高兴了，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北京人是你老祖宗呢！有啥不好？”

蝴蝶撇撇嘴说：“尖嘴猴腮的，像个没进化好的猴子。”

我听了她的话，就下意识地跑到池子边，探出头照了照。阳光强烈无比，我的模样投影在水中，果然是一副尖嘴猴腮的样子。我变得沮丧起来，从没有过的沮丧。

她放肆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不会不是你爸的种吧？你这小杂种。”

蝴蝶的话瞬间打击了我，我一听就火了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心中一急，猛地一下把她掀到水里，嘴里狠狠地说：“你他妈的才不是你爸的种呢！”

我当时的样子应该很吓人。脑子昏昏沉沉的，像是突然灌满了水。蝴蝶冷不防地被我掀到水里，咕嘟咕嘟猛喝了几口水，好不容易才从水里站起来。她一边用手抹着脸上的水，一边朝着我喊道：“哎，你咋这样？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啥这样那样，我就这样！”

“你这人真有神经病。”

“我是杂种，我是他妈的有病！”

我感到沮丧不堪，一个人站在池子旁边，眼睛茫然地看着远处。远处是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，高得足以阻挡我向外眺望的目光。这是个正在进入现代化的城市，高楼越造越多，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。蝴蝶慢慢走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试图向我解

释,说她发誓她的话里并没有啥意思,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最后她说:“西北,希望你不要介意刚才我说的话。”

我说:“我才不会介意呢。”

我没有理她。我是杂种的念头在我心头弥漫,顷刻之间,填满了整个思维空间。我站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,温暖的阳光紧紧地包围着我,簇拥着我,渗透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,而我脑子里空白一片。

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,要到什么地方去,我的过去一片茫然。

午后的阳光,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的,长得好像没有尽头。我站在阳光底下,站在喧闹的人群之中,感觉如此孤单和无助,就像一根被人遗弃在荒野外无人问津的树桩。

我感到生命是如此经不起推敲和拷问,显得苍白而荒凉。

蝴蝶见我的样子有点古怪,吃了一惊。她问:“西北,你咋啦?”

我软弱无力地说:“我头晕,想喝水。”

然后,我像一发炮弹一样“咚”地倒入水中,水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,之后便寂静无声。我沉入水里,让自己放松,放松,直到完全地沉入水底,让感觉变得不知所终。水在我身边一如既往地缓缓流动,流动,水底下很安静,我甚至听到了水流动的温柔的声音。这声音是如此的温柔,如此动听,令我感动不已。我让自己的身体随意伸展,四处游动,渐渐地我感觉自己成

了一条没有出处的鱼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听到蝴蝶大呼小叫的声音,那声音忽高忽低,忽远忽近,很不真实,好像是风在水面上吹过,又好像是母亲在轻声呼唤我的名字。但我确自己听到了蝴蝶叫我的声音,然后就从水里钻了出来。

我水淋淋地从水里钻了出来,身上四处淌着水,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,脸色苍白不堪,嘴唇乌黑发青,在她面前成了一个水鬼。

蝴蝶见了我,大声喊叫起来:“西北,你咋啦?你吓我一跳。”

我用手使劲在脸上抹了一把,然后轻轻地说:“我很好,没事的。”

她又问了一声,说:“西北,你为啥要沉在水里?你刚才吓我一跳。”

我轻轻地说:“没事的,蝴蝶,我们走吧。”

我们肩并肩,沉默着向更衣室走去。换好衣服出来,我的面色仍苍白不堪,浑身无力,好像刚从一个故事里走出来。蝴蝶那天第一次主动伸出手来,拉住我的手。我沉默着,和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我们手拉着手走过一条条街道。西安城里的太阳落了下去,天色暗了下来,夜幕之下,华灯初上的街道上人群突然多了起来,好像突然之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钻出来一样。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看。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,我想:有什么好看的呢?

我的情绪很坏，像是得了某种致命的病，也突然地传染给了蝴蝶。我不想说话，她也不说话，我们紧闭着双唇，走在夜幕下的城市里，像是两个虚无的影子。

我是个杂种的念头是如此沉重地打击了我，给我幸福的少年生活蒙上了一层挥洒不去的忧伤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仍会不止一次地从梦中惊醒过来。我惊醒之后感到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整个身体像是飘浮在半空中，无所依附，像是一棵无根的树。

我从梦中惊醒之后总是这样问：“蝴蝶，你说我是不是我爸的种？”

蝴蝶也总是含含糊糊这样回答：“你不是你爸的种，你这狗杂种。”

2

我不是我父母亲的种！这个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像院子里那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杂毛树一样，一天一天在我心里疯长，一天天变得根深蒂固。

我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
我家有四口人，我爸我妈，我及我姐姐刘西南。我父亲刘长安是一条关中汉子。他容貌虽然一般，但身材高大，面目粗犷，如果你去过西安城，并且参观过秦始皇兵马俑的话，不用我在这里多做解释，我父亲刘长安就是活生生的秦俑一个。我母亲也长得不孬，生得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年轻时肯定标致无比。就连仅仅大我几岁的姐姐刘西南，也身材高挑，容貌艳丽，活脱脱一个狐狸精，一看就知道是我父母亲的优良品种。

而我刘西北就不一样了，身材矮小，容貌丑陋。我和他们生活在这个年头有点久远的院落里，就像两条来源不同的河流，泾渭分明，谁都看得出我们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

因此，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不是父亲母亲的种。虽然他们对我很好，大把大把地花钱让我上学，让我不要整天无所事

事；整日担心有一天我会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；还经常大鱼大肉，买些乱七八糟的补品给我吃，全然不顾我先天不足的事实。他们这样做，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怀疑。我想他们之间一定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，想对我好一点，门都没有！

我在想，我真正的父亲母亲在哪里呢？

我可怜的亲生父母，在一个我思想所不能触及的地方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和我失去了联系，想起来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啊。

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没有人告诉我事实的真相。我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出处，因为我童年的历史被人为地割裂了。

谁割裂了我童年的历史？我姐？我妈？还是我爸？

我姐那个狐狸精只比我大一点点，她不可能割裂我的历史。但是我还是看她不顺眼。她从城里的一个专科学校毕业，然后分配到人民银行去上班，撑死了就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银行的小职员，常常在我跟前猖狂得不知道自己姓啥，这算啥事儿呢？尤其是她那个男朋友，一个奶油小生，举手投足都让我看着很不顺眼。他要成为我的姐夫，让我感到很没面子，但我姐姐却和他搞在一起，这让我感到没来由的愤怒。

姐姐第一次带他来家，我不怀好意地瞅着他的屁股好半天，把他瞅得直发毛。然后我假装热情地给他倒开水，结果很不幸他的屁股撞上了我手中的杯子。开水愤怒地从我手中的杯子

里飞出来，就像火焰愤怒地燃烧。水的温度极高，他被烫得跳起来，屁股一颠一颠的，嘴里像鬼子一样发出哇哇怪叫。姐姐见状，心疼得很，扭着腰肢飞快地转过身去，立马拿了一块脏兮兮的抹布出来给他揩屁股，一边揩一边妖声妖气地骂我。

姐姐骂我，我毫不在意。我极力让自己平静，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暗暗发笑，想：“他妈的狗杂种，这下有你受的了。”

我对姐姐表示不满的方式五花八门，比如趁她不在家的时候，在她晾好的衣服上偷偷地画一个王八，在她的自行车轮胎上扎一个毫不起眼的洞等等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对她恨之人骨，从来没有，我只是看她有点不顺眼。我看她不顺眼的原因，可能与她天生丽质有关。

她的天生丽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是杂种的真实性。

在排除了我姐姐之后，还剩下我父亲和母亲。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我儿时历史的见证者。他们应该告诉我事实的真相。但是他们不说话，他们面对着我沉默不语，只字不提我的过去，心底似乎暗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们沉默不语，给我的少年时代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，让我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想像的空间。有一段时间里，我沉迷于江湖黑帮的传奇故事，断定我的父亲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土匪头子；还有一段时间，我狂热地沉醉于抗美援朝英雄们的光辉事迹里，这个时候我就想像我的父亲就是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。

当然这样的想像没有得到任何证实。

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不说话。

他们不说话。

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沉默着。真相就这样被人为地掩盖着，我儿时的历史，就这样被淹没在他们的沉默中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心底就升起一抹苍凉。

我的过去一片茫然。

我在想，我真正的父亲母亲在哪里呢？

我真正的父亲母亲在哪里呢？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不可避免地成长起来。到了十七八岁，终于长成了一个杂种的模样，渐渐地学会了抽烟、喝酒，和街头上的小混混们打架，交女朋友。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从学校里跑出来，和一帮哥们儿蹬着脚踏车在街上闲逛，寻找一切机会和别人打架，瞅着街上漂亮的女孩子看。有一天我喝了许多白酒，面红耳赤，心里火烧火燎的，慌得厉害，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之后，就像一条杂种马驹一样跳出来站到父亲跟前，瞪着血红血红的眼睛看着他。

我说：“老爸，你说我到底是谁的种？”

父亲先是没有听懂我的话，眯缝着小眼睛冷冷地瞅了我半天，然后突然伸出手来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之前，干净利落地给了我一巴掌。

他忿忿地骂道：“你以为你他妈的是谁的种呢？老子今天他妈的就打死你这个狗杂种！”

我没有防备，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。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之后我恼羞成怒，弯下腰去，从地上摸起一块硬梆梆的砖头，不假思索就向父亲头上用力地拍过去。我用力